

信福和順的夏日

羅禮涵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倡議專員

摘要

2011年，台灣一口氣確定了16件死刑案件的定讞。王信福、邱和順就是在那一年夏天，死刑定讞。那是他們的夏日，信福和順的夏日。可惜那一年的夏天並不如其名，不那麼幸福，也沒有和順。

這是兩件充滿錯漏、瑕疵的確定判決。那是壟罩在威權色彩下的司法文化，判決的抄寫了無新意，卻又是恣意無理。民主自由的路上，我們一步步地走，可是12個春夏秋冬一年一年地過，王信福、邱和順還是逃不出1.36坪的枷鎖，還是等不到公平審判的訴求。

12年前，王信福、邱和順錯過了一個應當無罪的司法判決、失去了一個應當幸福和順的夏日。《信福和順的夏日》的舉行，盼透過展覽、音樂、議題市集與短講讓更多朋友認識這兩個案件。盼他們能早日重獲自由，幸福和順。

關鍵字

冤獄、邱和順案、王信福案

台灣的死刑冤案你聽過誰？目前成功平反的「前死刑犯」就有六位，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徐自強、鄭性澤、謝志宏。來不及救援的江國慶、盧正、杜明雄、杜明郎，以及我們正在努力中的王信福與邱和順。今年夏天，由王信福救援大隊成員、邱和順救援大隊成員共同舉辦「信福和順的夏日：展覽 x 音樂 x 議題市集 x 短講」，希望透過藝文活動，邀請大家更加認識這兩個死刑冤案。

王信福救援大隊與邱和順的救援大隊並非兩個專責的民間組織，而是由多

個民間組織基於共同的理念、人權價值，一起籌組而成。舉例來說，這兩個案件分別牽涉到的議題，至少就有死刑、冤案、司法改革、律師辯護、人權教育等領域，因此多個民間組織便基於自己組織所涉略的專業、以及所要倡議的價值，一起鼎力相助，出人、出錢、出力。

死刑冤案的救援，除了法律的救濟外，公眾倡議和對話也是重要的。之所以需要公眾倡議，因為法院的門很難敲開，特別救濟管道很難打通，所以要集結「民氣」來敲門，這也是過往成功救援的經驗在在告訴我們的。不要忘記對話，不要放棄把案件講給更多人知道，不要輕忽公眾力量的影響力，這應該是每個倡議夥伴在救援冤案上受到的很紮實的訓練和體會。但要怎麼做？真是大哉問。

從文章、漫畫、書籍、電影，再到座談、擺攤、展覽。救援大隊每年都設法嘗試不一樣的倡議策略，盼每一種方式都能將同溫層的範圍再向外推一點點。深信著只要案件能讓越來越多人知道，將王信福、邱和順救出來的機會也就越來越大。到了今年，救援大隊嘗試新的手法，從一場音樂會的構思，誕生了本次的夏日午後時光。

從命名開始，信福和順的夏日

王信福與邱和順的案件都是在 2011 年的 7 月定讞的。當年，因為《刑事妥速審判法》的通過，不能錯放的心情和壓力在各個法官心中發酵，程度不一而已。心照不宣的結果，那年台灣一口氣確定了 16 位死刑犯，是 2000 年後絕無僅有的現象。王信福與邱和順的死刑同樣來自這一年，其他 14 人中有關押 18 年後於 2020 年終獲平反的謝志宏，也有案件大有問題、正積極研究、籌組研討會與律師團的連國文。如果 16 件死刑確定案件中有 4 件是冤的，那是四分之一的機率，百分之二十五。那些說死刑冤案只是少數的人，不知道嘴會不會軟。

回到王信福與邱和順，或許是出於傳統，或許是出於祝福，他們兩人不約而同的都有一個很吉祥的名字，在過年過節，幸福、和順，怎麼喊都是討人開心。可是他們的案件卻討不到法官的歡心，討不到司法的公平正義。2011 年

的夏日，於他們而言，才不是一個幸福和順的夏日。

這次的活動，因著舉辦於夏日，也因著他們的死刑定讞都產自同年的夏日，因而決定取名為「信福和順的夏日」。除了活動強調王信福、邱和順的主體性，也希望我們可以許一個幸福和順的夏日給他們，願信福、和順可以早日歸來。

那些年我們一起救的死刑冤案

台灣人權促進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人本教育基金會等「老字號」的人權團體，在好早好早的時候就投入了死刑冤案的救援運動。當時救援的蘇案（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獲得平反後，蘇建和也投身司法改革運動，對於下一位、再下一位的死刑冤案救援，義無反顧的參與救援行動。

「我覺得我們司法應該要給王信福、邱和順一個公平的審判。」蘇建和在音樂會的短講這樣說著，鏗鏘有力。這句話是由倡議者口中說出來，或是一個「前死刑犯」說出來，份量孰輕孰重，高下立判。從自身經驗出發的重量，傳遞的話除了是話，更多的是不要再有人和自己一樣的那份悲憫和同情。

比起在死刑的戰場，更為人知的是站在教育前線揭露不公不義的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也來到音樂會，分享最早人本決定投入蘇案救援的理由。「那一刻，真正讓我們下定決心要投入蘇案救援的，是感性的情感。到底怎麼樣可以這樣隨意的把一個當時都還 17、18 歲的少年關這麼久？只因著一件他沒有做的事情，他再也沒有他的人生。而你覺得這件事與你無關、你沒有半點疼惜？」

或許就是這份疼惜，帶著好多人走到這裡。二十年來，死刑冤案救援的這條路上，絕對不是先下後上，更多的是上了就沒有離開的人。因為多數人都深知，投入了、看見問題了，就再也無法別過頭了。所以一做就是好幾十年的人大有人在；再不然，也就是換個守備位置持續努力。因為你會發現，你永遠看不見、也找不著一個完美抽身的時機點。若制度持續不改變，就還是有人在等待，就不可能有「救完」的一天。

烈日秋霜

「日本檢察官的徽章是『秋霜烈日』，檢察官像是大太陽，人民像秋霜，只要一不小心，人民就被檢察官人間蒸發，這個意象代表日本的檢察官對於自己的權力有充分的警覺，不斷提醒自己，自己的權力很大，有可能傷害人民。」現任廢死聯盟理事長張娟芬在2017年參加司改國是會議，深刻地點出為何檢察體系需對自己掌握的權力保持警惕。

握有權力的上位者，僅需要一個漫不經心、一點點的不留意，原本用以保護人民的暖陽，就有可能成為過燙的烈日，灼傷人民。王信福、邱和順雙雙在2011年7月，接連得到死刑定讞的判決。對於他們而言，那一年的夏日不僅沒有幸福和順，更是烈日直射，足以燒傷、燙傷的那一種。

音樂會當天，前來聲援王信福、邱和順的台北市議員林亮君，也從監督市政的民代視角提出分享和觀察：「公權力對於人民所造成的侵害，小則可能是一點生活上的不便，大則可能讓一個生命無情地消逝。」

國家權力永遠能造成遠比想像中更強大的力量和影響。因此，民主國家的人民，應該要對權力的運作抱有質疑和監督的意識；民主國家的理念，應該要存有相對應的制度，給予站在雞蛋這一側的每個個人，足以挑戰高牆、制衡公權力的機制。

「選舉要到了，法務部很想殺人。我們每天都在跟死神賽跑，如果不努力一點，我們就會跑輸。雖然國家握有權力，但作為一個民主國家，信福和順的希望就在你們身上。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聲量，我很難相信我們的司法會做出一個正確的決定。」廢死聯盟的執行長林欣怡也在音樂會的活動上提供了實務上的境況與轉機。境況很明確，在還有死刑制度的國家裡，我們都必須面對，槍下不可能留得住所有的人。我們是真真實實的經歷了國家的錯殺，錯過了一些人。我們可以從監所救出冤者，但不能從墳墓釋放冤者。而轉機是，誠如本文最開始所說的，我們必須要不斷地、想方設法，讓案件被更多人知道，這會實際幫助到王信福與邱和順的處境。凝聚更多人民的意見和力量去帶來救援的契機，這是相對於獨裁國家，民主國家在對抗死刑制度時少數的優勢。但根本來說，民主國家才不該有死刑制度。民主是人民支配的政體，那政府到底為什

麼可以反過來殺了人民？

下一站，信福和順

在救援的過程中，時間不由分說的逕自前走，這永遠會是我們要對抗的現實關頭。王信福是目前年紀最長的死刑犯、邱和順則是關押最久的死刑犯。兩位在死牢裡的身心狀況只會越來越差。生命的風險不僅在於錯誤的槍決，身心靈浸在極度惡劣的環境中，加速地枯竭也是不得不然的考驗。

邱和順義務律師團的召集人尤伯祥律師在音樂會的尾聲，壓軸演說。「我昨天去律見邱和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裡我不斷地聽他訴苦、抱怨。不過我也很樂意，或許這是我最後還可以為他做的事情。救援這個案件到現在，我走了17年，很慚愧的是他人還在裡面。很挫折嗎？當然會。但我也還是帶著希望的，這麼多年走下去，這個案件不但沒有被放棄，反而有更多人加入了救援的行列。」尤律師即將要去擔任大法官了，即將卸下邱案義務律師的身分，未來如果面對邱案他也必須迴避。或許他之所以會說，這是最後還能為邱和順做的事情吧。

如果把邱和順救援的旅途想像成一輛時光列車，這台車從17年前開始，開了好久好久，到現在都還沒有抵達終點。途中停靠了好多站，伸手就停，相對於制度的冰冷，救援列車人性化得多，好多人也就這麼上了車。

無論是邱和順還是王信福，在救援的過程，確實看到好多生力軍的加入。更多的律師願意籌組律師團，一起研擬法律和訴訟策略。更多的民間組織願意共同列名救援大隊，以各個組織自身的專業領域和累積，提供救援大隊多一點新的可能。此外，這幾年也有更多學生的加入，最初的契機可能來自一次我們在街頭演講、我們走進校園和公民老師合作專題、我們在電影院放映個案的電影、我們在藝文場所辦理冤案的展覽……無論來自哪裡，最終都是加入同一個隊伍，和王信福、邱和順站在一起的隊伍。

下一站還是未知，可是列車持續前行，我們也就沒有下車。希望途經的風景柳暗花明，希望遠方的光點總會從模糊慢慢走向清晰，希望早日我們可以看見，下一站，就是信福和順。

夏日音樂會

「祈求世間無冤屈，信福和順得平反！」—陳秋山

陳秋山在現場的一曲《中年以後》，歌詞訴說著「中年以後／日子剩多少／若不知珍惜／還有外多的時候」。或許因為活動在大稻埕舉辦的關係吧，現場有許多來參與的朋友都是歌曲中「中年以後」的這一群人。他們的神情表露無遺了從歌曲中得到共感和理解的那種心情。唱完後，秋山也不忘提醒大家，這次的主題是王信福與邱和順，他們的人生歲月也和自己或者現場許多人一樣，早已步入中年以後。日子剩多少不知道，但希望有生之年，他們能夠獲得平反，有更多自由的時候。

「永遠都有希望。」—克里夫

克里夫的身影經常穿梭於公共議題。他總會說，能幫到忙又能有收入，已經是非常幸運的事。《寂寞的時候就跳一支舞》是一首與自己對話與和解的歌。克里夫曾說過，在創作的時候，想像的畫面是自己從森林裡走出來在一片草地上，月光灑落，自己和自己在跳舞的樣子。「要好好記住那些溫暖的擁抱／盡全力奔跑／你並不孤獨／明天的我們會更好嗎／寂寞的時候就跳一支舞」。歌詞與畫面的無盡溫柔，一如克里夫在唱歌和說話時的自若。希望這份深深的祝福，也能傳聲遠播，在台北、台南的監所上方，譜出這樣一首療癒的旋律。

「你們的故事不僅在於爭取希望，更在於啟迪每個在黑暗中，堅持正義的人。」—凹與山

凹與山說，聽到信福與和順這樣令人感到難受的事情，有時候反倒會反過來給予激勵、產生力量，督促自己還有更多可以做的事情。這樣的感觸其實在參與救援的夥伴們心中都是無比認同。並肩前行的力量、聲勢凝聚的力量，偶有挫折，卻不放棄希望。凹與山最後也以《一切好事都會發生》作為音樂會結尾的最後一首歌，帶給救援大隊的成員身心靈再一次的洗滌。「一切好事都會發生／好像有那麼一點回事呢／一切好事都會發生／你就是我今天覺得好的可能。」對吧，好事會發生的吧。這一刻，炎熱的午後，有許多人與我們一起，與王信福、邱和順一起，這就是好的可能。

重審王信福

「我是一個歹人，但是我嘸殺人。」

王信福於 40 歲潛逃至中國，54 歲遭羈押，現已 71 歲，關押於台南看守所，是全台灣最老的死刑犯，且隨時可能被執行死刑。

王信福被指控為 1990 年船長卡拉 OK 殺警案的兇手之一。當時才剛解嚴三年而已，文化、思維都還停留在被迫習以為常的獨裁統治。戒嚴時期政府的權威如天般大，警察遭人民殺害這種「逆天」的行為真是豈有此理。很快地，本案開槍的陳榮傑遭逮捕，迅速審判、死刑執行。但是剛滿 18 歲的陳榮傑，是誰叫他這麼做的呢？警方將矛頭指向陳榮傑於警詢時供出的名字：王信福。

然而，當天王信福前往船長卡拉 OK 是為了慶祝自己當爸爸的。欣喜不及，又怎麼會有殺害警察的犯案動機，何況槍上也找不著他的指紋。在 2006 年王信福回台受審的審理法庭上，現場目擊證人指出，案發當年被警方找去問話時遭到刑求和刻意誤導。他們在法庭上紛紛翻供，說沒有聽到王信福下令開槍。而正當王信福要以此為由，聲請閱卷調查釐清真相時，法院卻宣稱製作筆錄時所錄下的九卷錄音帶全部不見了。

此外，如前所述，陳榮傑在 1992 年，也就是案發後兩年即迅速遭執行死刑，因而王信福無法與陳榮傑進行對質詰問，因為陳榮傑死了，被國家殺死了。這個權利的受損對王信福而言當然重要了，畢竟王信福遭判死的證據大量依賴陳榮傑反反覆覆的說詞。常理來說，當有人指控你做了什麼，你把他找來，兩造當面對質清楚，再天經地義不過。可是王信福沒辦法。攸關生死的裁判，我們的國家卻因率先將證人執行槍決，導致無法傳喚。而王信福這個倒楣鬼，就因著這些「別人說他有做」的供述證據，遭判死刑，關押至今。

特赦邱和順

「我是邱和順，我沒有殺人。你們為什麼沒有勇氣判我無罪？」

邱和順於 28 歲遭羈押，今年是他在監所度過的第 35 年。他關押於台北看守所，是全台灣關押最久的死刑犯，隨時可能被執行死刑。

1987 年，解嚴之初，風調雨順。正值全球經濟成長期，台灣錢淹腳目，

大量資本流向股票市場，大家樂更是滾燙又火熱。適逢龍年，來到世上的龍寶寶較往年的新生兒要多。回望過去，這是一個人人稱作經濟起步、人民作主的美好年代。但 1987 年末，卻短時間內接連的兩起命案——「業務員柯洪玉蘭殺人案」與「國小學生陸正綁架案」，震驚社會。

邱和順被控涉入柯洪玉蘭和陸正案，共同被告多達 12 人。然而，兩案除了刑求被告而得的自白，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邱和順犯案，也無法推翻邱和順的不在場證明。兩案加起來有超過 200 份拼湊而得的自白。為什麼要做到那麼多份？很簡單，因為故事兜不起來。司法文化承襲了大量的威權色彩，辦案警方始終不願相信兜不起來的故事是來自錯誤的前提：「抓錯人」，反而是對屈打成招的信仰過分堅定不移。

陸正男童的屍體遍尋不著，畢竟嚴刑逼供終有其極限，充其量就是換得被告一個新的說法，但正不正確，全是命運。最後乾脆放棄屍體在哪裡這個問題：大海沖走了，結案。此外，陸正案的勒贖字條中勘驗出的指紋與筆跡、勒贖電話中的聲紋鑑定，皆與邱和順不符。綁票、交付贖金的手法與當時涉犯新光少東綁票案的胡關寶作法雷同，但這些線都被輕輕地放下了。

柯洪玉蘭的分屍案，原本竹南警方鎖定一名與柯洪有金錢糾紛的屠夫。除了案發前柯洪有頻繁進出該名男子家外，在棄置屍塊的塑膠袋中也找到殺豬刀、動物用注射針筒等專業的工具。但當竹南警方要往這條線繼續追蹤下去時，台北市刑大卻搶先一步宣布破案，兇手正是邱和順。一案兩破怎麼可以？竹南警方只好摸摸鼻子，隱了下去。

邱和順就這樣一口氣擔了兩件駭人聽聞的命案。恐不恐怖？恐怖、恐怖。

三十多年來邱和順不斷喊冤，三十多年來國家也持續裝作沒聽見。刑求的警方被判有罪確定，邱和順一樣在牢裡。模擬亞洲人權法院宣判中華民國違反人權公約，邱和順一樣在牢裡。民間團體與國際間超過十萬份連署呼籲總統特赦邱和順，邱和順一樣在牢裡。

國慶已死，盼信福和順歸來

2022 年及 2023 年的 8 月 13 日，除了救援大隊之外，有一群關注王信福

與邱和順案的青年志工，自發走上街頭，透過街頭短講的方式讓更多人知道死刑冤案。1997年的8月13日，是江國慶遭死刑執行的日子。儘管案件花了15年後終獲平反，但江國慶的人命再也喚不回來。這群青年志工多是出生於2000年後的學生，不曾經歷過江國慶遭執行的1997年。他們震驚於江國慶的冤屈與台灣的過去，更擔憂著王信福與邱和順的未來，會不會碰上國家再一次的重蹈覆轍。

距離江國慶遭槍決已經25年過去了，可惜我們司法前進的幅度太小，而這兩年年紀太大。王信福今年71歲，邱和順今年62歲，他們的身體狀況迫使我們不得不和時間競賽，迫使我們不得不在他們的生命終止前，先終結錯誤的審判。

每個冤案的生命故事都是這樣的，那是人生想都沒有想像過的變調。王信福、邱和順當然也是。人不是他們殺的，死刑卻緊緊跟隨，自由從此限縮到了看守所內一點多坪的狹隘。三十多個年頭，青春早就不再，鬚髮也已轉白。

在存有死刑制度的國家，無論是出於司法的錯漏、制度的缺口，或者人為的疏失，生命因錯判而遭錯殺的風險，都是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完美避免。只是悲劇輪到誰擔，命運的轉盤持續旋轉，所有人都無從置身事外。

「我常常覺得我們是選擇性的有正義感，選擇性的有熱情。恐龍法官判太輕很可惡，因為我們覺得與我們有關。可是判錯的時候呢？為什麼就與我們無關了呢？」謹以《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的導演李家驊在音樂會現場的分享作為結尾，希望深刻的反思可以植入更多人心；平庸的邪惡、旁觀的邪惡、視若無睹的邪惡，我們都共同分擔著。

A Midsummer Fair for Wang Xin-fu and Chiou Ho-shun

Li-Han Luo

Outreach Coordinator, Taiwan Alliance to End the Death Penalty

Abstract

In 2011, there were 16 cases that resulted in a death sentence in Taiwan. Wang Xin-fu and Chiou Ho-shun were among those whose death sentences were confirmed that summer. Their Chinese names mean Happiness and Peace respectively. But the fate that befell them did not live up to their names.

The sentences meted out to them were full of errors and flaws, a product of a justice system shrouded in authoritarianism. The judgments were arbitrary and so full of clichés that they were mostly copied from old judgments. Despite the gradual progress towards democracy and freedom, as the years passed by, neither Wang nor Chiou could escape the confines of a 4.52 square meter cell, nor could they get the fair trial they deserved.

Twelve years ago, they missed out on trials that should have declared them innocent, and they lost a summer that should have been happy and carefree. “The Summer of Xin-fu and Ho-shun” held in 2023 aimed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ir cases through exhibitions, music, and a human rights fair, along with short talks advocating exoneration from wrongful convictions. All the efforts were made to enable them to regain their freedom and find happiness and peace once again.

Keywords

miscarriage of justice, Chiou Ho-shun Case, Wang Xin-fu Case
